

张炜文存

插图珍藏版 8 中篇小说

镶牙馆美谈



山东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张炜文存

插图珍藏版 8 中篇小说

镶牙馆美谈



山东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镶牙馆美谈 / 张炜著. — 济南 :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6

(张炜文存)

ISBN 978-7-5328-9250-1

I. ① 镶… II. ① 张… III. ① 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2856 号

总 策 划 : 刘东杰
出版统筹 : 祝 丽
特邀编辑 : 马 兵
责任编辑 : 白汉坤 刘仕洋
装帧设计 : 王承利 宋晓军
手稿摄影 : 曹清雅

张炜文存

镶牙馆美谈

张炜著

主 管 :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 250001)
电 话 : (0531) 82092664 传真 : (0531) 82092625
网 址 : sjs.com.cn
发行者 :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 济南精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 720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 32 印张
字 数 : 369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328-9250-1
定 价 : 6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1—88783898



前言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尝试写作到今天，张炜创作发表了大约一千五百万字的作品，这还不包括他亲手毁掉的约四百万字的少作。就体量而言，现当代的严肃作家几乎无人可出其右者。这些文字至广大而尽精微，有宏阔的视野和抱负，也有对人性与存在最幽微处的洞察和发掘。张炜不但代表齐鲁文学的高度，也一直屹立在中国文学的高原。鉴于此，我们请张炜先生编选了这套颇能代表其个人创作实绩的文丛，也希望它能成为引领读者深入张炜丰茂的文学世界的一个精要读本。

阅读张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四十余年来，张炜切实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进程，且在每个时段均留下具有范本意义的作品，如《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融入野地》等代表作无一不被允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有意味的是，除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以忧愤的态度参与过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在更多的时间里，他与所谓的文学热点和流行话题自觉保持着距离，他的创作也很难被妥帖地归类到某一文学思潮和概念之下。比如，在一些文学史中，《古船》是反思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在另一些文学史中，它是改革文学的扛鼎之作，还有一些文学史则将其放入

寻根文学的专章中讨论。事实上，张炜对庞大之物近乎偏执的关怀，他那些让人战栗的道德诘问，他交织着时代的迫力、灵魂创伤与人类苦难的文字所彰显出来的写作的德性和思想性都决定了他不会是一个文坛的“弄潮儿”，恰恰相反，他常常是潮流化写作的反动者。可是，当我们以文学史的眼光回头打量他所置身的文学时代，又会讶异地发现，原来有那么多重要的文学话题，张炜在它们成为热点之前便已做出实践或洞见。比如，批评界一度称许新历史主义写作，尤其推重以个人史、家族史取代阶级史和革命史的写作范式，在批评家们罗列出一通九十年代的重要文本之后，蓦地发现发表于一九八六年的《古船》已经几乎包孕了这个写作范式所有可能的向度，并且以家族史和阶级史并举的方式避免了新历史主义容易滋生的意义偏失。又如，近年来批评界强调发掘中国本土的叙事资源，激活汉语传统美学的意义，而多年来张炜持续与古老而灵性不散的齐文化和更古老的神话传统对话，他在演讲中说过：“怪力乱神基本上是文学的巨资。”他在《〈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等诠释古代经典的散文中所表现出与前贤思接千载的会心以及借此获得的启悟，在《外省书》中对史传记人方式的创造性化用，也显见他对本土文学传统的倚重。再如，新世纪的底层文学蔚为壮观，欲迷人眼，当批评界顺着“底层”的概念回溯时，即会注意到张炜很早之前即有这样的提醒：“一个作家心灵的指针要永远指向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甚至有时，张炜会因创作上的前瞻意识让他的作品陈义过高而逾越出时代的理解和逻辑框架，导致外界严重的错位式的误读，如对其“道德理想主义”的标签化概括，

以及连带的反现代性的保守立场的质疑等，在我看来，即属此例。

关注张炜的人都知道，《九月寓言》发表后，他一直承受着来自标榜启蒙现代性立场人士的非议，认为他的作品存在着一个善恶、正邪、大地伦理与现代文明的二元结构，并以对后者的弃绝将自己变成一个与潮流逆势的具有强烈乌托邦气质的不合时宜者。张炜对此决不妥协，他把道德力量视作一个写作者才华和人格构建的关键部分，依旧以近于独战的姿态横对失范的科技理性和物质欲望。阅读张炜的这些文字，常常让人想到二十世纪思想史和文学史上被划归到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那些名字，学衡派、新儒家、杜亚泉、梁漱溟、梁实秋……他们在历史潮汐的进退中也一度被时人视为逆流而生的卫道士，是螳臂当车的文化反动势力，但当后来的人们跳出时代的烟云却发现，他们的探求和思索与西方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迷思被世界大战轰毁之后兴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遥相呼应，他们代表的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论进行自我反省与批判的另一现代性路径，是参与现代性对话的建设性思维，也是与主导性的历史行为和历史观念相对峙的必不可少的制衡力量。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他的《德性之后》中曾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谁来为失去形而上学品质的现代人的精神立法，或者说，在德性被放逐的时代还有没有对个人而言的至善的目标？他如此质问道：“道德行为者从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行为者可以不受外在神的律法、自然目的论或等级制度的权威的约束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但问题在于，其他人为什么应该听从他的意见呢？”他认为当代人深陷一种“情感

主义”的道德迷思中，走出这种迷思的根本在于为当代人重建德性，而“德性必定被理解为这样的品质：将不仅维持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也将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在对相关类型的善的追求上支撑我们，并且还将把不断增长的自我认识和对善的认识充实我们。”我们以为，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也应在此意义上理解。他捍卫君子固穷的价值观、严守义利有别的守成文化立场其实是对上述现代人文主义思路的自觉传承，其间固然有接续“斯文”、承袭道统的传统天命意识，亦有在终极关怀的层面重建现代人的意义世界的激进实践意图。他坚守民间的姿态也绝非像某些批判者说的那样是蹈入了老旧道德的泥淖，这些批判者被时代困陷的局限让他们忽略或者说失察了张炜站在全人类立场的超越意识和存在意识。而且，张炜这一信念几乎在他写作之初就建立起来，它当然经过一个不断磨砺和成熟的过程，但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一个从八十年代张炜到九十年代张炜的急速转型。我们分明可以在老得、隋抱朴和宁伽之间看到一条贯通的精神的丝缕。我们也不应忘记，《你在高原》的写作所经历了漫长的二十二年，没有持之以恒的心力和不为世移的信念，这样一部描写五十年代生人意志、情感和命运的百科全书式的大书不会完成。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炜的写作不能被简约地归类了，他的写作对应的并非时代，而是时间。他不存在趋时的问题，自然也就无法被时代利诱或者绑架；他能预知文学的热点，只是因为他内心有对文学恒常价值笃定的判断。也因此，我们以为，出于表达的

权宜，人们可以用一些约定俗成的语汇来评价张炜其人其文，但必须警惕这些语汇对其文学世界丰富性的缩减。比如我们一再提到的“民间”。因为参照物的不同，“民间”至少有两重意涵，它既可以指与庙堂相对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寄居地，亦可指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化的文化生成空间。张炜的民间立场中和了这两种意义的理解，同时又对二者抱有清醒的审视。四十余年中，他像一个真正的地质工作者一样不断漫游在以其故地为中心辐射开的莽野林间，并反复倾诉这种“在民间”的行旅之于写作的滋养，因为这种跋涉不但是对民间的亲历和发掘，还构成与庙堂那种案牍之劳的有效区隔，是逃逸体制化和职业化写作伤害的最有效的方式，漫游让他的写作与那些想象民间的写作之间划开了一道鸿沟。与此同时，他赞美民间的苍茫与混沌，颂扬民间热辣活泼的不驯顺的生命热力，但并不以为这是可以豁免民间藏污纳垢的理由，事实上他也从未搁置对民间之恶的揭示和批判——把张炜的民间简略成浪漫的乡愁或野地的生趣显然是失当的。

同样，我们也应当小心在时下生态写作的浪潮里，对张炜写作呈现出的生态伦理观念的简单追认。的确，他二十年前在《寻找野地》等作品中对大地之灵踪的追觅放之今日依旧是不可掩其光彩的，而他笔下还有那么多多姿多彩、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有那么多对自然魅性的倾心书写，但仅以生态立场来解读他的这些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他写有情的生灵万物，写悲悯的山河大地，会让人想起《猎人笔记》《鱼王》《白鲸》《草原》《白轮船》，也会让人想起楚辞和诗经里那些精魂不散的草木花树，他以对自然的敬畏尝试建立连接“宇宙的

神性”的可能。而且他并没有像很多生态写作者习惯的那样，因为要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僭妄，便把人排除在自然万有之外，在他笔下，我们总能找到一个辽远的人，一个因为自然而获得性灵延展的人，用里尔克的话说，这是一个“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的人，他“不再是在他的同类中保持平衡的伙伴，也不再是那样的人，为了他而有晨昏和远近。他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单独，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某种意义上说，张炜文学世界的开阔和深邃来源于他对自然理解的开阔和深邃，来自于他作为野地之子深扎在大地中的根须。

阅读张炜的难度即在于习惯妥协和随顺的我们与一颗灼热的、忧虑的、高远的心灵对话的难度。“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这是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部分谈到的，阅读张炜，我们会有庶几近似的感受。

本卷导读

本卷收录张炜六部中篇小说，包括新世纪以来创作的《海边歌手》《镶牙馆美谈》《小爱物》《狐狸老婆》等儿童小说，其中《镶牙馆美谈》曾获得“边疆文学大奖金奖”。

《金米》是一篇关于“忆苦”的小说，创作于一九九九年，与《九月寓言》中金祥的“忆苦”构成一种呼应。小说在曲婆对自己父母艰苦岁月的追忆中，展现了民间世界无法被磨难压垮的生命热力，凭靠着这沛然不驯的生命力，从金米的姥姥到曲婆再到金米和小碗，一代代女性既屈辱又泼辣地在原野上茂长起来。“忆苦思甜”这一本来具有强烈仪式意味的政治活动，在曲婆生动的倾诉之下，也淡去了阶级斗争的酷烈，而更多带有一种民间爱憎的激愤和慈悲。

《瀛洲思絮录》是一篇具有饱满的抒情品格的历史题材小说。张炜在广采史书、方志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重塑徐福的形象，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娓娓叙述了东莱故国的贵族后裔徐福离开半岛，东渡至日本而后自立称王的过程，其中既有其为人夫、父的情愁万种，又有身为谋略家的雄心气魄，亦不乏作为叛逆者的惶惑和孤独。在作者笔下，徐福为故土、族人和灿烂的文化与秦王做着隐忍智慧的抗争，其独立之人格、高迈之理想都闪耀着不朽的光芒，并寄寓了作者对当下知识分子精神立场的某种期许。

童心是贯穿张炜创作的一个关键词，他特别珍视充满童心童趣的创作，认为“离开了纯真的童心，文学写作就失去了探究人性的最大自由和淳朴”，因此他将童心视为“文学的核心地带”，并倾注心力，通过对记忆中的童年和诗性自然的回返，引领读者找回被世俗和岁月蒙尘的初心。

《海边歌手》讲述的是一群喜爱唱歌、机智勇敢的少年齐心协力设计救出被“蓝大衣”栽赃陷害的“铁头”，并帮助朋友常奇治疗嗓子的故事，以儿童的真醇映照特定历史时段里成人世界的幽暗，是一篇洋溢着童趣又不乏深度的作品，孩童之间真挚的友谊丝毫不染世俗尘埃，像一汪泉水清可见底。《小爱物》中看林人“见风倒”与那只林中奇怪的小兽之间发生了真挚的爱情，林子里的孩子们对小怪兽由恐惧到好奇，由好奇到怜爱，他们合谋救出了被抓的小兽，放它重回林野，成全了“见风倒”和它的自然情缘。《镶牙馆美谈》里的镶牙师傅伍伯因为过硬的镶牙手艺而成为老狼兴儿和兔王老筋的红人，伍伯被老筋所动，给所有的兔子镶了一口铁牙。在狼兔大战中，镶了铁牙的兔子打败狼军，兴儿败逃远方。与这些迷人的故事相得益彰的是小说的语言，小说里的很多句子仿如孩子的朗笑，灵动清脆，又含着亲切的情韵和丰盈的林野的气息，同时还间杂着“齐东野语”式的智慧和野趣，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读者在阅读这类小说时，既能尽情领略孩童世界的善良和促狭，也可以充分感悟自然的灵奇和神性给予人类的滋养。因此，它们是儿童小说，又不仅仅是儿童小说，在对人类本性的真善美的思考上，

在对自然与人关系的思辨性的反思上，它们比很多非儿童文学的作品要深刻得多。

目 录

1	前 言
7	本卷导读
1	金 米
41	瀛洲思絮录
193	狐狸老婆
295	海边歌手
393	小爱物
441	镶牙馆美谈

金 米

这儿的漫长冬夜，是秋天里茂长的茅草野藤、稼禾秸秆儿酿成的，有一股除不掉的糟霉味儿、酒味儿。熬冬哩，熬冬哩。老人们弓着腰，披着破旧而阔大的棉衣咕咕哝哝，往牲口棚那儿汇集。一溜儿牲口静静的，偶尔一声响嚏，喷两道又粗又直的水汽。有人早把棚子前面的白雪扫去，撒了一层玉米秸秆。老人们坐在秸秆上，男男女女都盘了腿。老饲养员提来一盏桅灯挂在棚檐上，又有人提来两盏。村头老鲁从棚子后面转出来，嘴里的烟锅一明一灭。有人哑着嗓子问：“今个是谁？曲婆？”老鲁用脚划拢一些秸秆坐下，答：“曲婆。”老头子们呼呼吸烟，无法掩饰心中的快乐，用手捋着湿漉漉的嘴巴。潮湿的秸秆被坐热了，弄得满地老人都不自在地扭动身子。曲婆啊，你总是来得这么晚，让人干等。看，胖婶一边纳鞋底一边挪蹭出来，大眼正瞥满场的人呢。她看见宝贝闺女小碗领一帮人在棚子四周胡窜，民兵背着锈枪，饲养员提着铁勺。快静下来吧，快准备好擦眼的毛巾吧，金米扶着失明的曲婆一步三寸往棚下走了。棚下有一个矮腿儿小白木方桌，上面有一个水碗，一把炒得金黄的玉米粒。她盘腿坐到桌前，下巴向衣领里压，紧紧咬住牙关。满场里掉一根针都能听见。“开场就是这样啊——一会儿她还要把手抄到袖口里。”坐在前边的老人咬住烟锅说。果然，只一会儿曲婆就抄上衣袖了。接着发出嚤嚤的、小猫似的哭声。场子里的老婆婆也三三两两地抽泣起来。

“那时辰，我们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我不愿数叨那时辰的事儿，你们知道提起它来我心里难受。俺家小金米说妈妈